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誦吏

熊本降  
柯陰等

神宗熙寧六年五月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為梓夔訪察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上村峯為鶴道爾乃  
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顧矢死自歸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  
靈鷲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抗拒宣敗之莫莫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蕪了口  
士田及其重寶馬歸之官以其酋簡恕知歸徠州其子及弟為蕃部巡檢於是泚升長烏羅羅氏鬼  
主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日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儼擢  
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八年十一月熊本擊渝州獠渝州南川獠本斗叛詔熊本安撫之不得進營銅佛壩破其寨木斗舉漆州地五  
百里來歸為四峇九寨建銅佛壩為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

元豐三年夏五月詔中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渝州獠叛南川其酋阿訛奔簡恕熊本重賞檄  
斬之阿訛突點習知邊陲簡恕匿不殺會簡恕老以兵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  
溪提判穆珣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為害不細乃請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倚角討蕩五十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二

乞弟阿訛  
殺略殺存  
寶擊之無  
功而餘孽

六洞十三回蠻乞降承祖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  
瀘州喬叡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三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悍盟五日  
遂聚衆圍熟夷羅苟平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驟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  
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梓潼遂資聞

四年秋七月韓存欽坐逗遛無功誅於瀘川以步軍都虞侯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  
意嘗廣進兵遂敗乞弟於納江破寨其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避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菁無日  
不雨雪兵疾病死乞弟不可勝計往往取僱戶鬻割食之過酒飛不到山至歸徠州寬不得乞弟而還時

朝廷懲南安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張漣曰清水夷者羈縻十州五箇蠻也雜種夷散居溪谷巴附宋初度歷初烏蠻王子得蓋請復  
建姚州鑄印賜之傳子羅氏鬼主宋嘗侵叛神宗之熙寧七年忽謀入寇非其君之罪也鬼主死僕

射立誓不能合而妄于簡恕一酋執國命晏州山外六姓納溪二十四姓盡復屬焉蠢茲黠獠遽為  
虺豺非赫帝怒莫崩厥角也熊本能文兼習夷俗帝假以便宣招柯陰服翠西瀘川遂平史言王安

石執政本上書取媚君子所疵然業報錄長文武不廢苟能越難節予可也元豐之際韓存寶林廣  
復也西南用兵愈紛紛矣簡恕圍阿訛而不殺乞弟平羅苟而求賞豈跡強橫罪非大逆王者無外

可置勿問必欲窮兵兩年深入萬里則謀國者過也存寶受命經制王宣軍沒羈留不進罪固當誅

不律片  
大律圖  
書館  
太倉張漣天如論正  
國朝藏

林廣奮孤軍之氣。決樂共之策。通行水陸。建壇殺降。功成其銳。然黑崖先度。二軍階指。老酋破塚。弟不得。卽云善。戰於國家。益乎神宗。外勤遠伐。內務息兵。授麥文兩密詔。聽廣班師。明照。徽。外善。固。大。于。漢。武。之。實。楊。僕。也。本。平。二。酋。時。范。百。祿。作。誓。文。立。石。武。甯。砦。有。云。饜。熊。商。孫。爰。馭。貔。虎。殲。其。渠。酋。判。其。黨。與。又。云。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婁。治。汝。責。汝。力。汝。布。吏。時。汝。耕。汝。稻。汝。黍。仁。哉。王。言。周。官。石。鼓。唐。靈。淮。西。風。烈。尙。存。是。故。君。子。不。罪。初。征。而。懲。後。舉。也。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二

二

元祐更化

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  
監書法  
司馬光疏  
開言路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帝崩，皇太子煦即位，時年十歲。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即放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改蔡絪工技，出近侍元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宰相王珪等弗與知也。司馬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或還太后遺案，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久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治亂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歧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斷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歧塗，安危之所由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儉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通，上恩滲而不下。遂聞閹寵甚，痛心疾首，而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殿院投下，委主判官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盡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劄本，強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夏四月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中論中外，協心奉命，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于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書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儻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復封詔，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則入六事矣。太尉少卿朱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謂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丙辰，以蔡確鞫續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救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宋史紀事本末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存禮錄  
宗正寺  
以疾不行  
呂公著上  
事

諸儒保甲  
法

方口  
以鮮于侁  
為京東  
運使

潘市易法  
彭昌言

罷保馬法

漢學等交  
內翰郭忠  
政

潘人聞光  
相或願生  
事

召程頤為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舊禮登進顯雖小官特為時望所屬故有是召會頤以疾不行事卒  
了亥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公著知揚州被  
召待詔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己異  
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官不難矣因  
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  
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盡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歡呼  
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  
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詔不  
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  
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  
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  
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劾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  
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塑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盡廢  
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十一月丙戌罷方田 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夙  
甯未侁已嘗為是官至是見吳居厚廢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侁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十二月壬戌罷市易法時言者交  
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  
盜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善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  
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置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况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  
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 罷保馬法

哲宗元祐年間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觀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  
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奭侍御史  
劉巖右司諫蘇軾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獄獄苛政首尾預其  
間及至今日稱謫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因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獨  
除煩苛確言嘗其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書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書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  
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國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參乘肩輿三日一入省  
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遂人間之數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  
隙辛亥章惇罷言者論惇讒賊狼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罷罷論者益力會與  
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悍太后怒斥知汝州三月司馬光請罷惇免役後復役法諸

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進。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書戶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學古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欲役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書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初。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吳良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更胥緣以爲姦。此二者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用以養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使舉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益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爲出。毋多取于民。則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察。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然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詔詔得乘間迎合。設議或離。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許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當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甯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請政事堂曰。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寧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循尉承平。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

運使游異  
尤異遊新  
法雖罷而  
廢後

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故青苗置市易，欲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與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鑄後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鑄去，必控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鑄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瞭然知天下之盈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數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膏得然，亦竟不為之慮。以劉摯為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固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措克市進善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不可不為之禁哉。王寅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起文彥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博平章軍國軍事班宰相上。五月丁巳，以韓維為門下侍郎，兼中書侍郎，兼樞密使。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貪則惠寡，善則惠樂，困則惠息，鬱則惠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愛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親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能從。六月甲辰，貶呂惠卿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詭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視，下及鷄豚。苟可盡國書民，率皆摺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尚寬兩觀之誅，漸示三苗之質。天下傳誦，稱快。屬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綽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然後之乃。詔前朝希合

軾革庇呂  
惠卿同天  
下稱快

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宜使自棄耶。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款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半納者，止出息一分。嘉謨劉摯上官均王觀蘇軾交章論其非光。謂先朝教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

願復常平  
舊法  
罷錢

可屬光華

錄黃奏曰：熙甯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為害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日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困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寧議王巖叟、朱光庭、王觀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當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錢，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己，已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啻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詭藉，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彥博乞致仕，詔十日一至都堂議事。

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陪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甯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道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患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劉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五

天下想豐太平，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東萊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夷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楨，拔士如轉鉅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輓，莫之敢攬，而卒為人所勝者，人眾而虎寡也。故以十八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秦何以數千人而制千虎乎？今忿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不可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大防朴厚，意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厚意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亦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四年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惘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中國公，諡正獻。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冬十月癸丑，帝御選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教講讀官取仁宗、邁英御書解釋上之，實于座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至是帝御選英閣，召宗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轅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

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數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虛己納諫，不好啟穢，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須遺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常安民陪  
公著書  
勝小人為  
黨錮

莫大防活  
純仁同心  
相至至  
呂公著卒  
范純仁罷

呂大防劄  
言欲用  
蔡卞等  
非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彥博罷。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各具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吏百端蠹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狹戶罕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眾。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先以蘇軾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臺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劄擊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輒而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矣。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離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廢之俗，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悅，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願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益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此疑音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謂之調停，遂已。」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子巖叟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十一月乙酉，劉摯罷。

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巖叟罷。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為右光祿大夫、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頌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樞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頌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闇嬰不可復相，不報。純仁既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純即從旁誦其彈文，然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補長安縣  
韓大夫納  
仁言其不  
可用

張溥曰神宗崩。哲宗卽位。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而卒。胡野衷傷。元祐元年秋九月。河內公司馬光卒。三年冬十二月。蜀公范鎮卒。四年春一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則老成幾盡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歿魯哀公誅之。感然於天之不遺一老。元祐之初。羣賢震徙。天下望治。元祐先逝。澄清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畢舉者。以宣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曹太后少鞠之。宮中。命配英宗。生神宗。及歧王顥。嘉王頊。神宗不豫。邢恕蔡確屬意。三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嫡孫。要爲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穎邸時。孝友好學。一卽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既傾心王安石。創行新法。傍徨民瘼。惟恐不當。靈州水災之役。臨朝痛哭。寢食重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厲。或以逸遊崩。或以卽金石惑神怪崩。獨神宗以想望太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爲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始。與物維新。慈母垂簾之化。因季子山陵之志也。一聽政而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漕河司。蠲通賦。未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巖窟矣。方田罷。市易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直鑄錢監罷。成都榷茶場罷。王氏經義子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苗法罷矣。一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璪免。李清臣免。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興也。其爲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祖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於宣仁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曾不勝。一陰五陽。君子猶懼。況其難也。呂大防范純仁稍議調停。而楊畏李清臣卽起而乘之。宜邪正兼用。宣仁先凜凜也夫。

宣仁之誣

神宗不豫  
立太子  
高皇后  
戒嚴  
王母入

邢如紫雖  
太子不得  
定策功  
確乞復高  
濤賢官太  
皇太后不  
許

立神宗原  
廟

太后不御  
文德殿

邢如紫請  
高太后后  
慈而罷之  
開誠願  
恩

吳禮孫  
梁禮詩  
蕭禮章

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二月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儲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頴日間起居高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日陰勸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曠方員外郎邢如紫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侄高公綸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綸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如紫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詢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上於外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如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甲寅宰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蔡確思求媚于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目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懷恨而退哲宗元祐元年春正月丙辰立神宗原廟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卽廟宮亟建寢殿以崇嚴祀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于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之議皆合帝后為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殿廢推之本望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甯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年三月神宗既祥太皇太后詔曰祥禋既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恭養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眞廟擁佑仁宗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願予涼薄敢企徽音藉用舊儀實有懃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衛宮女主所當御哉

三年八月邢如紫為太后姪公綸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太后后怒罷如紫十一月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后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渺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敢有司陵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臺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恩其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四年五月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已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謗訕且論其用刑處後上聞諫高宗欲俸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

禮部侍郎  
高士應  
守之不能  
矣

呂大防純  
居大防純  
仁不可

劉鞏與夫  
防有隙  
齟齬  
劉鞏與夫

是臺諫上確怨謔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尙以列卿分務留京未厭衆論執政議宜確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乾與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宣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承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接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側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可諫吳安時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穎昌府傳堯叟言于太后曰蔡確之黨其元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陛下盛德何所不容詞縱涉謬訓願聽之如故重過耳無使有纖芥之忤以奸太相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六年十一月乙酉劉鞏罷鞏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忍勇於去惡竟爲朋諷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論監水州酒稅以書抵鞏鞏故與恕善峇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序官如東濟險人也有求於鞏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變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鞏子游鞏亦間與之接雍畏謂鞏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觀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八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鞏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惇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鞏斥排奸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鞏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常州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次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譎戲官家者官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忠量老身也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於是字內復安遂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息人以爲女中堯舜十二月乙巳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屢疾召純仁

潘純仁  
忠廉請帝  
法仁宗

來之初  
罪大防

邢恕給  
馬康頌唯  
功復頌高  
士京臨王  
圭

章懷蔡  
引恕自助

犯借文及  
前惡告遠  
同奈其安  
繁榮羅王  
嚴其子孫

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廟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書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書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獲免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刻烈誠心幽明共鑒者不值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廟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釋放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宗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太后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某事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哲宗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呂大防罷大防宣仁時蔡乞避位后曰上當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郡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御逆探時旨皆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視文殿大學士

四年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參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聞道謁蔡確于鄆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左驗會司馬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謙讓召過河陽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充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謚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岐王遣士充傳道語言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昭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俯首從之至是章懷蔡下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選為中丞恕遂以北齊裴太后宮官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无可慮又令王斌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違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議於是詔追貶珪而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元符元年三月下文及甫于同文館獄及甫彥博之子也初劉勳嘗論列及甫又嘗論其父彥博不可為三省長官故止為不章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喪與呂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宥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拮据於騰揚資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辟馬都尉為粉侯韓彥倫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彥博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澗上書訟擊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懷蔡下因是欲殺擊及梁燾王巖夷等以為擊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惺雜治逮問及甫及甫諱言其父彥博稱擊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夷而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惺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劉擊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辜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豈京惺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會劉

紹寧結綱  
與呂大防  
等嚴立起  
獄治起  
士良大失  
不服  
惇下且作  
詔諭庶宜  
仁向太后  
正言帝笑  
其奏

擊梁燾已既死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燾子孫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官職蔡京  
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上曰蔡下備位承稱京不可以同升遂  
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素不恐元祐諸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謀  
藥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文起同文館獄又譴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  
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  
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  
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假煉無所得乃奏行疏隔兩宮臣隨龍內侍劉璣等子外以剪除人主腹  
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寤聞之遽起謂帝  
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詔書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下奏就燭焚之郝隨悅知  
之密語惇下明日惇下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武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張洎曰宋代稱治莫盛于元祐爲之主者宣仁高太后也后如英宗即謝高士林官柔讓不專木其  
天性神宗即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居寶慈宮嘗流涕語帝愛王安石亂天下帝與始同哲宗  
聽政海內又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母也子行不順教海惟母與盧之間羣小馳騫宣仁曷不勸帝  
早遣佞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然女主垂簾國家所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太皇太后慮深  
社稷不得已而朝羣臣若壯子當陽政由外出朝廷大事豈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四

驕咒太后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甯堪再亂親賢遠好修卒庶政掩吾子之非莫配  
天之業非求名所爲虛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憤放廢孽孽入施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蓋思開寶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因西夏君子雖進而未盡用小人雖進而未盡舍  
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畢舉邪正分途中外翕委委恭己功高數帝且先皇大漸梓相問疾太  
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爲太子黃袍袍製段祚屹然劇業如此慈愛如彼哲宗甯無人心涉  
爲賊臣蔡京小宛所以嫉彼昏也張士良雜治不服向太后指明詆帝稍感悟宣仁不廢然故雖  
雖存紹述方說謗騰國史南渡乃辨以一言之則孫攻王母以下言之則臣殺其君逆賊之變顯有  
莽披陰有悍下亦何所不至哉

洛蜀黨議

司馬張呂  
公著張勳  
紹節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薦厲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其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置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卽上疏言習與會長化與心成今大凡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請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殿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領之九月丁卯以蘇軾爲翰林院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陟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親有所啓悟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蓋曰臣雖

召張蘇軾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皇帝游戒  
獻以言語  
文致幾時  
政

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軾不能從

二年三月程頤請就崇政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崇政殿延和殿間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爲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踰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願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循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觀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悉老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論詞失指其事尙小使士大夫有薦賢之名大建

落黨首程  
頭劉崇首  
蘇軾首  
首劉崇  
呂大防立  
祖禹不立

純仁王  
蘇軾王  
蘇軾王  
蘇軾王  
蘇軾王

國守制  
蘇軾王  
蘇軾王  
蘇軾王  
蘇軾王

國將徐  
蘇軾王  
蘇軾王  
蘇軾王  
蘇軾王

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讓諷祖宗。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詣宰臣。呂公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願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願汙下檢杓，素無邪行。經筵陳說，僭權恣分，偏獨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儻愚讒，致市井自爲五鬼之軼，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願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事，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落黨獨黨朔黨之語。落黨以願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獨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寧用事之臣，退休放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黨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奸，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主而用之，則黨禍滅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顥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陛下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願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誤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喜，歎服。

卷四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 以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在慶歷時，同爲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入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觀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五年春正月，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詔事。頤再貶。易知廣德軍。六年二月，以蘇轍爲尚書右丞。轍除名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排闔，無安諍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王安石無異，不報。翰林院學士承旨蘇轍罷職。自杭州召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入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鄆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穎州。尋改知揚州。

七年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等欺罔上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實有他故。如言者所指，裁之。詔勸，必有補於聖明。除頤直秘閣。列西監。頤再上辭解。御史董敦逸據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

軍機處  
大防力  
爲極大  
官一八

宮 九月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爲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指斥先帝。其弟軻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西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扶政。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軻亦爲其兄辯。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初非謗誹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張洎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宜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慶太和之有黨也。始于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自以爲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慶歷之有黨也。始于曹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自以爲黨。飛章詆毀。一網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爲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日迫。明知君子有益於國。而深畏其不利於己。是以背公論。聚死黨。鬻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同方。出處不異。熙寧之際。或臥臥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王。攜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若新法。仕塗抵觸。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謗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爲讎。特以師友各地。辭色不下。嘲侮小嫌。詎諍靡已。卽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鬪耳。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軾之徒。貶竄接路。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攘臂。勃然詬角。立者小人。斥爲一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禍亂世則同。禍亂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黨。離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與譖。資咨譏搆。亦學舍獻言耳。宦官借之。卽來告變。而捕鉤黨。頤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卽興。劉摯梁燾王巖身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解朝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爲黨。既則不爭者。亦爲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迫而乘之。又惟恐其黨之不成也。朱浮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洽劉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也。文章理學。百代共師。而蕪然豆泣。隙生氣類。無黨之凶。反甚于有黨。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况呂大防復招楊畏而使入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終



傳曰曰  
大防曰可  
驚爲始

而觀明處靜而動則萬物之循準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  
親庶事之利害與宰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  
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天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輩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  
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坂大防上疏言神  
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  
安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  
美乞召惇惇爲相惇深納之遂復章惇爲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爲中大夫王中正復遣提舉練使給事吳  
安詩不書惇書中書宮人姚卬不章惠卿中正詰詞皆不聽劉安世極諫章惇等不可用貶出知成德  
軍

謂清甫  
昭紀述

李清臣  
贊蘇軾元  
點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豐成王能  
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待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  
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  
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三月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賦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  
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後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士以柔遠也而夷夷之患未弭  
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心焉其意蓋繼元祐之政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方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  
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繕鐵權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  
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憐愍之  
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天章章獻臨御擢大臣之議議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議朝廷洵  
洵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  
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用廢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  
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訶轍以此先帝非謬也  
陛下親爭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阿斥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盡純仁  
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曰  
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  
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寧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以曾布爲翰林學  
士承旨初司馬光論布增損復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合纔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爲遂以戶部  
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甯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  
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爲

楊畏覆考  
進士以主  
熙寧者置

張璠英玖  
司馬光等  
至比宜仁  
爲呂武

揜挺之劾  
蘇軾請  
因之英州

曾布講請  
改元

帝皆得下  
爲相察下  
曾居累  
地

羅端靜  
論朋黨

樓用林器  
擊制勝節  
元祐大臣

羅士盡數  
正史

追獲司馬  
光等贈諡  
貶呂大防  
等

孝乎，復慶詔執政求進，日爲詠詞賂蘇軾，求入喜，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正言，商  
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

呂大防援引朋黨，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勸會，戶部之行遺，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詰命，無非  
指摘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

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資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論司馬光文彥博奸邪  
負國，至比宜仁爲呂武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軾有民亦勇止之語，以爲誹謗先帝，軾賦疑

英州，范純仁諫曰，臣嘗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  
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異議，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聽，癸丑

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  
蹙然知帝意向矣，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遂罷，壬戌以章惇爲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寧之志，首起惇爲相，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  
希黃履來之，卻張商、周秩、惠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謂

之惇，聞雖名，邀與同，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瓘曰，司馬光、蔡絛，所當先辨  
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繼述，而大成成，錯國如此，非奸邪而

何，瓘曰，不察其心，而怪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奸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計，惟消朋黨，持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三

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  
必全非，惇不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開封府，召蔡京爲戶部尚書，

以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  
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關，惇欲與書語，遲壽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

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惡，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鄒  
筆於地曰，壞名節矣，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法，差雇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  
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爲，惇然之，屢復遂定，初，司馬光薨，辛卯，豐之政，而罷履後，復差役，獨於人情未協，至  
是京懼，倚遂執以爲詞，復行免役法，議者愈見其姦，戊辰，以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  
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于古之  
上，而實錄所紀，頗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下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正，史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爲諸路提舉常平官，五月，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  
惇相，互相交結，每惇確有所嫌惡，則使知遺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  
是惇復引用，傳報復讐怨，元祐舊臣，無一得免矣，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  
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卻恩思、劉拯、孫亮、采等交章論司  
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咄咄逆理，章惇奏下，請發光公著塚，斷棺棄尸，帝問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

常安民言  
其惡制之  
奸

卜通重修  
神宗其  
禮馬等  
聖

常安民言  
發榮其之  
義

安民軍奏  
數十百上  
懷布惡罪  
排之

博語罷安  
疑

明堂教悖  
不肯能大  
防範純仁  
誠地善職

帝乃止於是道奪光公著贈諡卞所立碑奪王殿更附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整為光祿卿輒為少府監並  
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更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小其不悅  
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難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廢續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  
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德帝乃下詔曰大臣劾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  
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  
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繫語諸子上用章惇言且得罪若惇願國事不遷怒百姓但  
論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朝復棄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言先帝  
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  
去時論快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二月蔡下進重修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  
及稍彥若黃庭堅等坐誣降官安置永豐州遷下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  
禹等爭辨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  
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二年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正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  
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四

先帝法必濟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  
時京之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  
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諫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  
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斷棺槨尸陛下察此輩之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  
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後論章惇顯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竊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  
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  
為時相遊說耶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為比帝于漢  
靈帝怒安民不辨賴安燾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遂出為滁州監酒稅 十一  
月安燾罷時章惇用白帖貶論元祐臣僚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  
大喜取其表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燾言燾與常安民表裏出知鄭州 時呂大防等寓居遠州  
會明堂教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  
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  
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遠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黨過數十年論嘗  
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即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矣就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  
大防等其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叩懇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甲

今趙彥若已死既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四年春正月李清臣罷知河南府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稱諛俾日通忠說絕回遜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庶幾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陷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亂國是革姦惡之衝決莫障遂重為縉紳之禍

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貳致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遵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秦趨瞻傳龔夔贈諡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伯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熒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繼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劾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止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謂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警州團練副使敝化州肅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任再謫均州安置王觀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顯願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五

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純姚綱吳安詩奏觀十七人通駁映衡蔡臺單鶴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等諸州居住王攸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吳種之賈易輩監營官外光庭孫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後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問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有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時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莫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問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願諸子曰此章惇為之哉

甲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甲辰蘇軾謫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章惇議遣呂升卿重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悅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謫宗廟諱脫兩宮

觀事考言實狀章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憂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洽染願悉討彥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鉉編類凡司

升卿等殺 痛而流人 帝雖勿治 體法展請 顯類光等 皆行將紳 難得脫離

薛昂林自  
欲與查治  
題疏

大防卒於  
道

監獄劉安  
世程頭

再順范祖  
萬劉安世

傅位上說  
制官總安  
世其人夜  
半殺死

修等進新  
修殿令式

卞卞傳  
君詳疏理  
眉眉得罪  
眉眉得罪  
眉眉得罪  
十家

大防卒於  
道

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據拾附著，纒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條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鄧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離分之迹，而與刑輕重隨之。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頗加省察，以為來事之監。下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林，詈曰：「己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豐，大防為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富庶，竟以貶死，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即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十一月癸酉，貶劉安世于柳州安置，程頤于落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劾歸質涪州陳在涪，與門人講學不輟，周易傳亦在涪所著也。」復立市易務。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流役法，秋七月，再竄蔡祖禹于化州安置。劉安世于梅州，初章惇怨祖禹，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安世至貶所，惇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協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上臺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在經筵，勸講論常數十萬言，開陳洵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二年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讀於帝前，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有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三云，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閏月置看詳，詎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羣臣置詎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謂除名，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得依漸施行禁。卞勳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蔡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速，天下怨疾，有二蔡一惇之謠。

張洵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潛臣。此固小人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為王安石呂惠卿所知，力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懼得罪，而進詔言，光薨而旋謗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即背大防，始附蘇敏，攻范純仁，後即背韓，反謗性生，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熙豐也。洵曰：博學盛名，韓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軾，乃怙才驟進，覬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人者，初喜盛譽，交君子，令循節無改，不令失士，迫切求用，竟甘改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甫崩，哲宗親政，即召內侍劉瑛等十人復職，君心不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前，大防等進，章惇等進，二三月間，勢已燎原。其後宣正人廢，母后，詔宣仁于在天，貶故老于九京，惟日嗷嗷，曰：「此神孝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孝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臣先朝所消，為人子者，謹先帝之母，遂先帝之臣，不孝莫大焉。」鑿祖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啓亂，神孝廢疾，當心痛之，元祐欲復神宗之法，不得，不罪，變法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經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計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韶取熙河。

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臂。徐禧禱譖造西事。以至吳居厚鐵冶。劉定保甲。王子京塞周輔。茶鹽。李稷陸師閔市易。咸附麗王呂。割剽天下。卽彼羣奸。何嘗不心知其非。而黨與旣成。富貴念急。反唇塗而闕堂。而起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爲元功復法者。惠。兆庶。詎爲罪府。母。蓋子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毀。謗。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密。自破藩籬。一人操戈。舉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須臾。邦國殄瘁。未如何已。然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相不得。惇亦惡之。狂婦遮呼。勦罷不起。賊臣先驅。潰閉無補。才人智士。无戒失身。從橫之學。留兄暴哉。

孟后廢後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册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册使蘇轍皇叔祖宗景充告期使皇伯祖宗晟范百祿充納徵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册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還侍禁下  
據范祖禹  
劉安世原  
孔穎事坐  
罪貶職

紹聖三年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時劉婕妤專寵內庭前祖禹元祐中間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說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太后深嘉之至是章惇禁下披諫乳媪事乃指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譏謗之罪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初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詎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未聚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坐或曰據婕妤座遂仆於地對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刺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召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業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贊曰姊常知宮中禁殿與外間異耶今左右職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歎贊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發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存命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刺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刺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常聞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后多材藝被專寵既攝孟后章惇與內侍刺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鄒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宗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鄒后與尚美人爭寵仁宗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嫔而下其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鄒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

惇等請立  
鄒如為后

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謂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陛下臨朝既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親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水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諍論其所以然者，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水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迺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如從享嘉寧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鷲羽飛電，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隲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豈不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迨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浩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歸置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傳誣浩狂妄除名勒停，奪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春，田書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后立畫，謂人曰：志空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泣請塗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自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畫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謂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穆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自選，人莫敢顧，回欽交游，僉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過者以聞，遂詣詔獄。乘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凡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徙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誣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誣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閏月，子茂卒。三年春正月，己卯，崩。崩無子，弟熈王偁即位。辛巳，尊皇后爲元符皇后。五月丙子，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童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陳邦瞻曰：按陳球論廢后事，有曰：當時致此之因，蓋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神考爲說，以警與宣仁爲心著，其於元祐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所厚，萬一有預政之時，則元祐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懷刈草之慮，則瑤華惡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斷於手，方其得意，自謂密矣，而已難逃於見微之士，嗚呼！小人之愚其君，一至於此哉！其可畏也。人情莫親於父子，莫昵於夫婦，李林甫用而明皇不能有其子，蔡下章惇之計行，而哲宗不能有其妻，哀哉！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甲戌，復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崩，宣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聞，既而昌州判官馮海，上書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遜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何文正在言，復瑤華之廢，掠流俗之虐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疏逐小臣，諷閣上書，中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詔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領

徽宗即位  
何文正上  
言孟后事  
謂復爲元  
祐后

馮海等語  
復后之非  
蔡京等主  
議之

邵浩使陳  
首其使人  
皆遣之陳  
使歸

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奉臣之說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出后於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郴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 equal 稷諫臣陳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初邵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事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璘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絀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傅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具冊茂為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二年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宮名崇恩

政和三年二月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諡于后而后頗于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為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死諡曰昭懷

高宗建炎元年春正月尊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七月元祐太后避金兵如揚州八月更號元祐太后

后曰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二年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三年秋七月隆祐太后如洪州復如虔州

四年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懷朕朝夕憂念之意遂遣盧益辛企宗等奉迎于虔州八月太后至越州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三

紹興元年夏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諡曰昭慈獻列昭權撥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俟事甯歸葬崇山陵

張漣曰宋代冊后哲宗孟氏儀文尤備宣仁欽聖教誨宮中宰執大臣與司六禮文德親冊賀有賢助劉御侍即明賢才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有間也撤坐生怨禱祠與獄皆從懷與郝隨擄之時

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羣奸紹述欲行詭譎或發難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為辭而無將之謀視呂夷簡閹文慶元加惡焉然孟后廢於紹聖之三年劉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寵婕妤尚畏人

言久乃正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諍臣華陽之貶庶適阻乎無如舉朝皆懷黨何也惇等附婕妤謀廢后先撫范祖禹劉安世向日乳媼之諫指為詆斥竄之遠方鉗天下口孟后既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貶同文獄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莫辨賊臣比以呂武修修南箕天地晦冥苟不佐關即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泣三諫之義哉邵浩仗義批鱗立逐新州王回為治南裝速詣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啻世有樂公然究之非帝意也皇城榜掠孟后獄成董敦逸傅會奏版猶為疑寃帝不加罪浩疏傳婕妤冊禮亦從容與辨未嘗怒呵帝豈憚后者哉憚后者章惇也宣仁功造王室而幾夷庶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盡則不子九年善政而自毀成勞則不君孟氏賢淑而廢居瑤華則不夫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惇黨天子不自為而大臣代之為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謂極忠耳徽宗初立追先帝悔言復后位號蔡京等又祖惇說而廢之暗君之勢不敵賊臣宋竟以此亡嗚呼

建中初政

哲宗元符三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相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加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儆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會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於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而以長君辭帝拜泣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三月辛卯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鶯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翽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與嗟媿所以然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奸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可駭也夫毀譽者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馬光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噉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踴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獲賞罰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平有謬賞濫罰實認謂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有之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阻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孽賊實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其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螻蛄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自反覆善欺虐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其持暗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于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繁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

韓忠厚等  
趙鼎夫陳  
瑋郭浩居  
言路  
帝從韓琦  
出師知潭  
州  
復范純仁  
韓琦

韓夫論  
罪陛下

范仲淹等  
言復文  
夜傳等  
陳琦等  
而無

范仲淹等  
言復文  
夜傳等  
陳琦等  
而無

陳師錫  
共聖論  
羅泰京

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召龔夫爲殿中侍御史，陳璘都浩爲左右正言，韓忠厚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都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璘懼而退。陳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狂惑主聽，規馳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擇始。遂出璘知潭州。夏四月丁巳，復范純仁等官。時純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諷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自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屢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純仁入，純仁乞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譴，一面足矣。時蘇軾亦自昌化移廉徙水，更三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乙酉，蔡卞罷，下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誑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蔡卞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下深阻寡言，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下或噤無一語。一時論者以爲惇涉易，明心難見。至是，龔夫論惇下之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累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畿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遣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衝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懼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尙何俟而不正典刑哉。下事上不忠，懷恣深阻，凡惇所爲，皆下發之，爲力居多。望宋公論昭示黜勸，未報。臺諫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一

陳師錫陳次升陳穉任伯兩張庭堅等極論下罪。嘗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甯臺諫，論之不己，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己丑，遣復文彥博于瑄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韓忠彥言之，遂有是詔。六月，陳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九月辛未，章惇惇爲相，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童廣來之卻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廣與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踰宿而行，寤諫屢獲等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冬十月丙申，安惇塞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惇既罷，陳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頭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塞序辰等，受大臣詔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治爲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使居潭州。蔡京林希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下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其業，自是而墮矣。龔夫亦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讐，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煇煉陳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奸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後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會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曾布始得  
黨後與得  
與張遂得  
拜相

留種播  
使人

歐陽通中  
贈國手  
實錄

備禮書是  
非不可開  
卷

任信兩  
去小人

潘純仁卒

遺表請明

宣仁謬謫

伯雨上疏

實入上疏

深以次升

等得轉凶

之乃貶為  
留州司戶  
參政從  
贈州

丁酉以諫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  
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布以為無益沮之  
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承詔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欲使惇曾布宗廟而止及  
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厚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  
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黜正道以杜惇下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  
為輔佐侍從羣議往往皆前日事惇下者一日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忠之可為勸矣比來主  
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下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  
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豐稷率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乞補外  
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剋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為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己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元年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  
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為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視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  
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為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觀言蔡攸西相授一 道堯不去四因而拜去之堯不舉  
元凱而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錡文王闢市不征澤梁無黨周公從而禁之不害  
其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于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當  
國者察其言遂改為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聖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三

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  
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丙西南中  
函白氣將散復有黑霞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當改元時方孟春其赤  
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曰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  
與白為陰以從事推之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于  
上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禍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陛下進忠良黜  
邪佞正名分擊奸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變多或恐矯傳制  
命漢之鴻都寶曆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范純仁卒遺表言宣仁之謬謫未明致保祐之憂動不顯  
又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網網繁之論蔡邪正之歸凡八事讀忠宣 二月丁巳罷章惇為雷州司戶  
參軍初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繄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遣異志脾睨萬乘不復有臣  
子之義向使真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食而不謀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  
使言去年遼王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  
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確陳次升等  
復論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請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

韓順牛錄  
上一百人  
疏井欲勒  
布布而  
體之

布博范范  
王疏聖聖  
陳祐六疏  
勃布帝不  
之

滿教處上

覽蘇附紹

江公疏以  
正言駁觀

民察治以儆弊其明乃止至是聲問舍于民民曰而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竝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旣而欲勒布而免之徒爲度支員外郎六月戊午尙書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聖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實仁德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悉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泣殺剛正曾布懼之謂副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石丞不可說聚會館遂使純禮主算詭譎其輒斥御名遂罷知陳昌府帝初政虛心納諫海內想望庶幾慶歷之治曾布入相遂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降敕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爲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祐政事得失上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棄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御製秦陵掘章曰同紹裕陵此陛下孝弟之本心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也臣願守此而已江公望又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聖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降然秦陵不得盡遷述之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際進紹聖輩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死非有射鈞斫祛之隙也先帝嘗警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也則事與神黨復立矣陛下收元祐旨亦得忠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淪之秦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誥至親遂坐罷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誣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讐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爲一談卒不可破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朝廷計也當崇雷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入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出知河陽府八月陳瓘上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爲宰相故也不報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時兼權給事中曾布專主紹述取王安石熙寧間所記日錄以爲依據欲引瓘附己使人語瓘謂將去權卽眞瓘語子正彥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明日遂授書于布論其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毀壞先政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卽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布得書大怒瓘復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



蔡京擅國

雖京擅國  
其類知密  
欲徒法知

曾相與  
引京自助  
京其陰險  
安其能序  
展之罪

鄧洵武請  
用蔡京以  
紹述盛業  
其時顯

覆以論  
京而罷  
復相如等  
庸庸去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復詔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旨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降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當入宮言之由是宮姜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布衣交密在謀引京自助乃有是召京言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貶謫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而安惇察序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鬱之 初鄧綽之子洵武爲起居郎恐不爲清議所容當圖所以求知於上因入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人臣尙能紹述其父之志陛下爲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右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以能助紹述者序于左執政中惟溫益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蔡京二人除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其序于右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皆指爲害政不欲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韓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尙書曹穰穰初爲諫官卽論罷蔡京又陳曾布之姦至是以積忤貴幸罷 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參序辰察下並復官經尋與郡名張商英赴闕

崇寧元年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左司諫吳材等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已卯陸佃罷佃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敘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尙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駭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樹之朝堂言者用是諷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耳遂罷知亳州 庚辰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爲尙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覿善覿嘗曰蔡子貴人也然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覿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天下幸甚京默然 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安石以刑罰協制天下使無敢言若宗親執政宰相濬諱紹述以快

皇與布光  
上而忽逝  
自能之

樂京復相

京與強後  
明與步得  
續計馬光  
等百二十  
人為黨黨

以鍾世美  
等四十一  
入為正等  
旌補以范  
梁中等五  
百餘人為  
邪等降黃

私恐布贊之甚力情與大獄無能解救或陰濟之停送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黨紹墨而行故送蔡京至  
崇甯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謝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  
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言布以辟祿私其所親布忿積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會布上前  
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過論之布請罷遂出知潤州 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廢難變更國是未定  
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己丑蔡元祐法 甲午置詔講議  
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臣一日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照舊條例司故事  
即都省嘗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風節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  
人為僂屬取政事之天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八月己卯以趙挺之張商  
英為尚書左右丞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屢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  
引之 復紹墨復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  
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郭凌朋葉夢得韓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  
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京梁燾王慶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鼎韓維孫固范百祥胡宗愈李清  
臣蘇轍劉季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皆京范祖禹王欽臣姚卬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蠋孔  
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錫李之純趙彥若趙高孫升李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觀范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曾穆謝文璣鮮于侁賈易軌浩張昇民餘官程願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吳  
補之黃庭堅華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來啟陽秋陳璣鄭俠奈觀徐富湯敏性純宋保國  
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休源江衍余爽常立唐義尚余十李格非商喬張廷舉李社陳佑任伯雨朱光庭陳  
鄂蘇嘉黉大歐陽中立吳備呂仲甫劉當時馬璩陳彥劉昇魯君鼎顧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師諤王  
偁陳詢張琳斐彥臣武臣王獻可張滉李備胡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  
京等復請下詔勅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甯紹舉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中正下三等邪上邪  
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范采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  
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戊寅奏下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丁丑詔邪說該行先非聖賢之書  
及元祐學術政事竝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  
寬任伯雨昌化軍陳璣廉州黉夫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柳州陳佑遵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  
安民温州張昇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  
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丁未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  
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徒教授者監司舉察必罰無赦元  
符上邪郭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丁集英殿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陳璣之甥也安

司馬光  
等十人  
等十人  
等十人

張商英  
京石不  
深資勳  
之  
京自書  
當石工  
安民不  
歸字

錄事  
錄事  
錄事

養故有  
于上

體講司  
下體者  
施四十  
人

詔王去  
詔王去  
詔王去  
詔王去  
詔王去  
詔王去  
詔王去  
詔王去  
詔王去  
詔王去

武種  
國力

仇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奉階出身而賜忱策，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謂之曰：若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嘗宗何真于者，亦立黜之。夏四月丁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戊寅，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燾同知樞密院事。除

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聲警愚俗，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設行，惑亂衆聽，而尹焯張縉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毋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及晉門也。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巧媚取容，其倡紹述，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豫御史朱絳余深蔡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為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頤，擬司馬光於周公，且辭祭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間，詔以商英論議反覆，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毀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時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也，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錢，是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于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三。

視官得如冀土，屢朝所歸，大都掃地矣。以蔡攸為祕書郎，攸京長子也，有寵于上，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遂有是拜。夏四月，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例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選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請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與復者，各具以聞，從之。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轄通行交子所，做川峽路立僞造法，通管轄用併鄉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開浙湖處，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闕，乃京鄉里故得免焉。六月壬寅朔，熙寧元豐

功臣於顯謨閣。癸酉，薛雍初成，詔判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東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除並出籍，自今毋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極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懼，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法。八月，許將罷，府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在紹聖則除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

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讞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載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右丞。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

夏用節帥  
文爲發遣  
從四善德  
法瑞

京師  
京師  
京師

曾孝序正  
曾孝序宋  
曾孝序

元順獻人

漢高帝  
執中則全  
其體說

楚之與漢  
同心敵政

經漢攝京  
且復用對  
備漢漢攝  
第一

淮甸，以及直揚楚河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置汙網，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缺，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糶，賤則官經，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美法，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糶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場則不能增，糶儲積空，而輸搬之法壞矣。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下立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爲，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爲制置使，下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三月，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初孝序訪湖北，過關，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軍事，遣客以美言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繩籠絡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俞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恐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奸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五年春正月，戊戌，曹出西方，其長葦天，甲辰，以吳居厚爲門下侍郎，劉達爲中書侍郎，乙巳，以星變避殿，損膳，詔求直言，劉達請碎元祐黨人碑，竄上書，蔡卞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丁未，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甯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二月，丙寅，蔡京罷，京懷奸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筆筆，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士矜以周官，惟王不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而後，後後戰時，天下久平，吏民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爲功，而花石綱之害爲尤甚，至是因彗星見，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爲中太一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貌，帝爲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罷，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達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釐正之，然挺之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筆其說，達亦欲自以爲功，功不願，初蔡京與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費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己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八人，時蔡疑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承繼，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奸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誠詆先烈，不爲疑，動

居申約  
正夫約  
居京

居申不  
得相從  
蓋其

京師極盛  
之極

方幹七書  
謂蔡京  
罪流南

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播為第一，以所對策殖天下。冬十一月己未，劉遵禮時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皇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有用京之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感？乃更張邪帝，祝居中退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遂遠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廌、諫遠、李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遠知亳州。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王寅、吳居厚、龔正子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餉漕計以奉上，至損糶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用是請路漕臣效尤，爭進美餘，北珠出於女真，子美市於遠，遠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兩子美用是顯。二月己卯，復行方田。三月丁酉，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勗為尚書左右丞。以鍾居同知樞密院事，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刃焉，京薦之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當以為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憚。蔡京為言有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己不力怨之。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以蔡夢得為起居郎。時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上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賢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媿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全用人以有德為先，上然之。九月，貶侍御史沈疇、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時蔡京欲劉遵禮會蘇州盜鑄錢獄，京欲陷遠，兄弟遠聞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羈押使承死者甚眾，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疇、御史蕭服往代，疇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八人嘆曰：為天子耳目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屬管處州，而經竟竄海島。閏十月，復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聞京，都水使者趙震得兩首龜子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豈有二，入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秦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己，故申前命，流太廟，齊鄆方軫于嶺南。時軫上書言蔡京脾脫社稷，內懷不道，專以詔述熙熙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師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解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欽天下之怨而後己，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軔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動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詔京，詔宣不京，京請下軫，軫流嶺南。十一月壬子。

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二年春正月戊寅，加蔡京太師。

宣使執中  
陸德康  
國先白子  
帝帝怒  
執中康國  
早朝舉卒  
石公弼罷  
克公勅罷

奸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曰：「奉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執中至是康國早朝，退趨殿廡，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六月丁丑，蔡京罷，京居國日久，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上亦厭京，遂詔為太乙宮使，初上為端王時，大使局有郭天信者，言王當有天下，及即位言驗，得寵，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詭。辛巳，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大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賊污，趙挺之之蠹患，蔡京之跋扈，皆天下所不堪者，今陛下知蔡京之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喑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寬，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臍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資綠攀附，致位一府，亦已大幸，遽傳之經履寶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十一月己亥，蔡京進楚國公致仕，仍提舉修宗室寶錄，胡朔望，石公弼言蔡京蠹旋京師，無去志，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患，殿中侍御史洪遵昇言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黨誤

執中謹事  
京為首  
相

京致在石  
公弼罷  
最為甚劫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假憲都城上憑谷順之恩，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逐夢得，提舉河營宮，而遷注侍御史，注復極論京受孟益姦奸之書，與逆人張璠游處，引兇朋林，據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崇不衰，行且復用，大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魃，皆不報。

帝使張  
察情京

公弼罷  
石公弼  
克公勅

四年二月己丑，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關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與天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柁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五月丙辰，以晁星見，詔侍從官直言指陳關失，石公弼等遂極論蔡京罪，張克公亦論蔡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復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祀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譏，法令遠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團土聚，從郡之惡，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謫，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第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盡不可以縲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責於

法，聲焰所震，中外憤疾，真早令去國，濟頑天變。甲子，貶蔡京出居杭州。六月乙亥，以張商英為尚書

發商英與  
相命之夕  
商英作政  
以京京

邸居中  
張克公論  
陳正氣  
商英  
莫京師  
陳流海上

京且楊州  
召選  
京三日一  
至都堂作  
御筆以制  
書者

右僕射中書侍郎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入望而相之時久旱  
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帝大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十二月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  
事號皇宋政典詔就尚書省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絕述爲名但初創人主禁錮十大夫耳故作政典以黜  
其妄

政和元年八月乙未復以蔡京爲太子太師丁巳張商英謂商英爲政持平改蔡京所鑄當十大錢爲  
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鑄橫飲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  
帝嚴彈之嘗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  
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商英出已上與鄒居中  
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實知惠州時方技郭天信有節於上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  
因諷中丞張克公併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冬十月竊管陳瓌于台州瓌以忤蔡京竄郴州瓌子正  
璣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流杭守蔡熈執正璣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瓌尹李孝壽  
逼使證其妄謂曰正璣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瓌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  
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瓌固當論之諫省亦不待今日語  
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范鞠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士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璣猶以所言  
失實流海上瓌安得通州帝命取瓌所著尊尊集張商英先已取其集將上而商英罷相瓌遂奏乞進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七

尊尊集于御前開拆仍於奏版實意言王安石不宜配享宣聖廟帝謂其語言無稽並係詆譏竊管台州  
初安石嘗著目錄八十卷瓌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及瓌貶廬州乃著合浦尊尊集以目錄詆譏之罪歸  
于蔡下後又著四明尊尊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改過之心至是貶台州  
何執中奉行蔡京奏旨起遷人石械知台州欲實瓌以必死械至執瓌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瓌揣知  
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械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尊集耳瓌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  
尊尊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尊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  
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况尊尊集已上進矣械慙掛瓌退所以眷辱之者百端終不能言執中怒罷械  
瓌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虛心發露其情惡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二年二月戊子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夏四月復行  
方田五月乙巳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帝嘗親書以降詔之御  
筆手詔違者以違例坐之事無巨細必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筆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  
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  
呂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爲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  
言而紀綱壞矣昔有鞠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眞爲萬世法  
八月斅元祐制詞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

更定官名  
大綱之韻

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者聯悉做機庭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耶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宜置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吏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尙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冗濫名且混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追封王安  
石爲儲王

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子男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廷  
五年秋七月詔建明堂于寢廟之南以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八月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初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京居太子  
尋玩酒酒  
尋風言者  
擊逐陳邦  
光

六年夏四月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帥鄭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何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

拜居中太  
宰使何察  
京

七年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魯國公京辭兩國不拜詔官其親屬一人八月癸亥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等也乃使蔡確字懋重理定策事以沮遂道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感居中然卒不能害十二月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

宋史記事本末

八

尊堯集于御前開拆仍於奏贖萬意言王安石不宜配享宣聖廟帝謂其語言無緒直係詆誣竊管台州初安石嘗著目錄八十卷璣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及瓊瓊廢廟乃著合浦尊堯集以目錄詆誣之罪歸于蔡下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結而自明改過之心至是貶台州何執中奉行蔡京奏旨起遷人石械知台州欲實璣以必死械至執璣至廳大陳獄具將械以死璣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械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璣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况尊堯集已上進矣械怒掛璣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執中怒罷械璣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虛心發露其情惡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二年二月戊子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內苑太清樓夏四月復行方田五月乙巳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忠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向帝親書以降詔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必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宰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

京自杭州  
召還  
京三日一  
至都堂作  
御筆以制  
書者

呂中曰自奸臣御劍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爲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奏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撥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眞爲萬世法  
八月庚元祐制詞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懲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

僧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蟲愚之民。見差科日增。豈能一一安分。萬一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譴。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寬。吳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釋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則臨時降旨。稍爲裁節。諸微服。不獲覲乎。帝得疏。出示宰臣。令付都察院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輔嗣願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輔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輔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多有惡語。鳴屋脊。聲若紡。輪心。知其有禍。弗恤也。及貶。怡然就道。

嚴啟遺章  
致仕

二年六月戊寅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讐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因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十一月以王輔爲少保。太宰。京致仕。輔順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益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帝選親與  
職師成交  
結何樂論  
罷之

宋神力勒  
用京

六年十一月王輔嗣罷。輔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輔以郭王楛有寵。陰爲書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輔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遣宮。奪侍頓。其李邦彥。蔡與輔不協。陰結蔡。使其毀之。會中丞何東論輔。蔡邪專橫十五事。遂詔輔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罷。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輔既致仕。宋神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日昏。不能治事。悉決于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拘案後從。由是悉爲蔡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梈爲戶部侍郎。媒蔡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悉拘括以實之。爲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蔡後居條  
與白時中  
李邦彥謀  
廢之帝命  
當其京京  
請事

七年夏四月。勅蔡京致仕。蔡條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條。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蔡私事。帝欲寬之。京力白免。乃止。勅條侍養。因安置鞏。鞏于黃州。鞏條侍讀。數賜出身。欲以據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繼。請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童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史臣曰。京天資凶謔。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顯狙伺。爲因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意。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以視之。京每聞將退。輒入見祈哀。旬伏叩頭。無復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

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以得美官案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得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

張洎曰蔡京以崇寧元年秋七月相至五年二月而免此五年者王安石配享孔子黨人立碑州縣花石綱起逕原竄至大亂成矣大觀元年春正月京復相三年六月而免明年貶居杭州京罷者二年矣政和二年五月又詔京三日至都堂議事宣和二年六月始致仕則京又相者八年迨六年之十二月又詔領三省事明年四月乃勒致仕徽宗自即位迄乎北狩在位凡二十五年而京居相位者十七年帝之純政莫非京爲也然歷年雖久中罷者三人方曷喪忽然謝政一陽來復豈遂無時迺以史考之京崇寧之免代相者趙挺之也是以有大觀之入大觀之免代相者何執中張商英也是以有政和之入宣和之免王黼執政是以有三省之詔京黼國賊朋比無論其他即能異同究亦兩人類也紹述建議挺之商英奮排元祐京籍上書邪等執中附麗立禁姦深性成物以類聚帝雖薄京忘其事故或用趙挺之劉達張商英張康國以問之或用鄭居中劉正夫以察之密勿翁張自謂若神不知羣奸潛朝深意離合附京者僉而擊京攻京者僉而撥京天心忽悟寤寐旁求皆京具體耳且劉達請毀黨碑寬邪禁直情不顧不滿歲而余深石公劾攻之出知亳州張商英入中書有商英之賜釐革弊謬望翁歸不數月爲張克公論罷張康國始因京進後瘦崖異京使人彈之他日暴死帝亦不問惟執中柔慝爲京盡力久據政府恩禮特殊居中正夫受命伺間未幾罷開猶

然首鼠王黼爲相名反蔡京毒痛無改帝即疑京甚京之所愛無不進也京之所惡無不退也最後京四當國事決少子蔡攸疾之父子贊生大姦始叛是去京者攸也非帝也神宗於王安石愛敬而不能罷歷十八年而汴宋亂徽宗於蔡京賤惡而不能罷歷二十五年而汴宋亡阜陶之謬曰在知人在安民旨哉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大倉張溥天如論正

花石綱之役

徽宗實置  
造作局于  
秦坑

徽宗崇寧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諸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銅漆雕織繡  
之工曲盡其巧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三年二月命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蔡京置來  
神井內其  
子陶當選  
令明領監  
統觀事局

四年十一月以朱勛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  
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審其能  
踰年京遣朝遂挾冲子勳偕來寬其父子姓名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時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  
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木帝嘉之後歲歲召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船楫相衝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  
于蘇州命勳總其事勳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括剔數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  
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為御前之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  
罪及發行必徹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其指為不祥惟恐其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家中破產  
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斲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

旁羅商船揭所言暴其上舟人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勳勢趨薰灼爇人機夫候門奴事且直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歸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

大觀四年閏八月以張開知杭州兼領花石綱

蔡京置童  
貫等領帝  
作應奉局

政和四年八月新作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諤何詵  
蘇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  
高廣相誇尚各為制度不務沼濶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  
其間殿閣亭臺相望擊池為海疏泉為湖積莊唐碧文禽奇獸孔翠諸欄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  
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書帶於其間  
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率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  
賞尋又跨黃城修築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深作一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  
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置提舉御  
前人船所  
命新文韻  
韻之

七年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一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  
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  
湖州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趨海渡江毀橋梁繫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  
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  
行之過因以致獲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郭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需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

賁餘不許妄進，名爲便民，而實擾害如故。十二月作萬歲山。

賁實承詔  
罷恭應  
崇局花石  
綱  
方殿  
王爾  
置應奉司

宣和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質至矣，見民困，因花石之擾，因遂命其僚童軫作手詔，罪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又御前花石綱，運佛木石、彩色等物，而帝亦黜朱勗父子弟侄之在職者，吳良大悅。閏五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奸弗悛，抑損應奉，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奸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漕運輓之卒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歸二入之家，而入尙方者纔十一。」

四年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縵絲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窟、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雁池、雁亭。山之西有翠窠、西莊、集雲亭、白龍井、灌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殿。又西有萬松嶽，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擊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浮陽，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集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廳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道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閣。山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浙閣。北岸有勝筠巷、躡雲臺、蕭閑館、飛翠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九楹，其北又因瑤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圓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初，朱勗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扉，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率閭與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殫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峯，更名壽嶽，諸巨壺爭出新意，謂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養爲優場戲，請於質，願役其圃，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蓋，以游，至則以巨盤盛肉，炙粳米，翁微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餼翔集，聽其去來，月餘而圃禽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上幸，是山開清道臺，而幸羽者數萬，翁率先以牙牌奏進，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福罔測，大喜，命以官，奪予加厚。」

張洵曰：陳後主之亡也，三閣十客，長夜新聲，蔣山鳥語，臨平湖開，自責佛寺爲奴，而終不能勝勝，隋

煬帝之亡也，東京西苑，神山離宮，自長安至江都，開渠行舟，千乘萬騎，逐東歌作，而身死丹陽宮，宋

徽宗之亡也，宮新延福，山成萬歲，花石應奉，雲擾東南，而青城之禍，靈華寧都，甚哉，爲人君者，樂不

可極也，後主之樂，孔範施文廢導之，煬帝之樂，虞世基裴矩導之，徽宗之樂，蔡京童貫導之，京之言

曰：景繁禮積，和足廣樂，當足備禮，此熙豐法行之效也，歷觀享之法，誰爲之，王安石也，安石變法而正

於元祐。元祐更化而反於蔡京。熙甯。元豐之說。小人所借。以取富貴。善類也。神宗有堯舜之志。而急於富強。安石則言新法。青苗。藉口於泉府之國服。出息微宗。無漢武之畧。而樂於廣大。蔡京則言豫大豐亨。藉口於周官之惟王。不會揆說。雖異。逢君則同。京固謂祭犧告盈。天子燕逸。則信熙豐。益堅。信熙豐。益堅。則任若輩。益力。而不知色禽音酒。亡國形具。浸淫禍發。而莫救也。其父好儉。其子好奢。封君大家。敗且立盡。天下雖富。南面雖尊。未有無度而不貧。既貧而不亂者也。朱勗黠徒。才多柔孔。薦進大官。遂領花石。搜巖剔谷。東南苦之。而京且曰。山林間物。人之所棄。於民何擾。夫以萬乘之勢。爲民間之求。威福橫溢。何必金車。哉。草木竹石。費累百鍾。瓦礫臭腐。氣餘。憑焉所取者。微所挾者。重下弗堪。而上所覺莫此爲甚。京奈何以欺人主也。方臘亂作。詔罷應奉。捷書方奏。王黼復啓行之。羣奸相仍。意猶絲。逆罔知天戒。佐元仙伯。惡於五斗之妖賊。壽獄禽豎。哀於天津之杜鵑。詩曰。戎威不。退。饑成不。遂。蓋謂此也。

道教之集

徽宗崇寧四年五月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

大觀二年三月頒金錄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

政和三年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於福甯殿東奉安道像帝所生之地也 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

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漢人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

太僕卿王童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中秋與

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

如市京慮太甚漸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

大河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追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冀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

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益加朝臣咸里資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

盡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中機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

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削章以近天節節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何知之大懼其子

攸日夕待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十一月癸未祀天子園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儀仗前導蔡攸為執綬官玉輦出而蕭道帝怒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玉輦樓

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

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靈示現記由

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癸丑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賜號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

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鑄授經以擬侍制修撰直閣之名

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苦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

來淮泗間勾食僧寺僧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罷去帝訪方士于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

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王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

大帝君陛下是也即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

仙伯王神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懸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

以為九華王宣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遂賜號貴賓無算為改温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

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雲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閏月丁未從林靈素之言立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

品歲大比許禳襍賦試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錄宮

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形勢加以少高

王童  
老志

王仔昔  
仔昔

王老志  
蔡京  
王童  
老志

徐知常  
林靈素

靈素  
靈素

作上籍實  
經宮

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既闕，早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益信道教，於是秦侯謂有珠星，彗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及聞林靈素之言，遂作上清寶籙宮，密運禁書，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椽，不施瓦，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帝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帝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禮儀。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如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林靈素  
道經上下  
開笑

七年春正月甲子，會道士三千餘人于上清寶籙宮，詔林靈素論以帝君降臨事。乙亥，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起，日得一飯，餐而覆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軀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雜以滑稽嫠語，上下為大闕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夏四月庚申，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初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神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八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而不施於政事。十二月方士王存昔下獄，死存昔，倜儻而慧，帝待以客禮，故遇宮者，若童奴，又欲奉道，宗己林靈素，思宋史紀事本末

靈素與王  
階經死  
存昔

卷五十一

之，乃與宦者馮浩譚以言語，怒望下獄死。戊辰，帝言天神降于坤甯殿，詔示百官，且刻石以紀之。初，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遘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語，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眾，其說妄誕，不可究實。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語，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靈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河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萬人。立元成節，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也。

林靈素  
虛白通元  
只語王等  
道

重和元年八月辛酉，詔頒御註道德經。丙戌，詔大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冬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更寺院為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是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慶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制，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士，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六月甲申，追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放林靈素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忘其相軋，遂殺允誠，專用事，及鄆城水，帝選靈素獻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攀，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憤恚愈不悅。道遇皇太子，弗敢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故道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妻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靈素欲盡  
廢釋氏

張滂曰：漢武帝在位五十餘年，用兵斂財，疲耗海內，以至神仙土木，靡役不舉，幸不為亡秦續者，大

權在握政不下移也。徽宗才弱。國家富強。非西漢比。願彘武帝縱逸。欲願已極矣。方士魏漢津王老志王仔。青林靈素之徒。雜然並進。鑄九鼎。冊道君。又何愚也。漢津本蜀黥卒。自言得李八百鼎樂。以聲律身度之。說炫惑天子。老志。轉逆小。云服鍾離先生丹。能測宮闈燕語。仔。音學。儒不成。禮遇許遜。簡爽符。爲宮妃療赤目。技能微小。豈聞道者流。靈藥晚出。言尤無稽。譽人主爲大帝。大臣爲仙官。貴人長利。咸有名號。三尺童子。猶掩口笑之。帝心獨善者。萬乘之君。位尊志盈。所難者壽。又自以帝王有真神靈。非常。聞言內喜。憑虛御風。神霄玉清。日暮過耳。蔡下帥越州時。張懷素爲言孔子誅少正卯。彼諫其已亟。楚漢成臯。榮陽聞疾。職嘗濫高以觀此。最誕妄。而下偏好之。漢津議樂迂怪。蔡京獨以爲神。君臣一心。馳騫恍惚。唐代宗崇釋氏。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無不佞佛者。所謂大觀在上也。然漢文帝信辛新垣平。至武帝而李少君等出。真宗惑汀州王撻。徽宗因而濫觴。作法于涼。爲子孫宜。蓋先慎諸。

金城遠

神宗熙寧七年十二月遼女直節度使烏古迺死。子劄里鉢嗣。劄里鉢女直之先，蓋古庸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又號完顏氏。於夷狄中最微，唐貞觀中，靺鞨來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以部長為都督，朝廷為置長吏監之。五代時，始稱女直，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在南者，繫繫於遼，號熟女直；在北者，不繫於遼，號生女直。已而遼遜主宗宣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黃頭女直。其人，精朴勇鸚，謂之同鄉。自東沫江之北，胄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傑為酋長。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太祖建隆二年，以馬入貢。三年，四年，復遣使貢馬。自是不絕。太宗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祭其朝貢中國，置三柵於海岸，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柵。太宗降詔撫諭，而不為發兵。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直。女直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屢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古迺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蒲葦節度使拔乙門叛，遼將致討。烏古迺恐遼兵深入，得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迺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直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立矣。然不肯受印繫遠，其部內舊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屬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董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道死。子劄里鉢襲為節度使。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遼女直節度劄里鉢死。弟頽刺淑嗣。劄里鉢生十二子，長曰吳刺東，一名烏雅

東次曰阿骨打，曰吳乞買，曰撒也，曰幹賽，曰幹者，曰烏故，乃曰闌母，曰杏刺，曰烏特，劄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母弟頽刺淑襲為節度使。劄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劄里鉢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強，遂破桓祚，故達烏春高謀罕，其業始大。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物極烈。

紹聖三年二月，生女直節度使頽刺淑死。弟盈哥嗣。以兄劄者，子撒改為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疏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疏與部人毛略，祿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疏城，阿疏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劄者守阿疏城而還。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遼將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斡達刺至女直，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時，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江。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遠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退兩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囚大破其黨。海里首獻於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

女真子誌  
隆二年以  
馬入貢  
天禧後歷  
契丹  
烏古計討  
擒拔乙門  
遂將以  
其女直部  
節度使

之易與益自肆矣。

高麗與之通好

二年冬十月生女眞節度使益哥死，兄子高麗東嗣時高麗復與女眞通好，女眞雖高麗高麗然不相通者且久，會高麗醫者至女眞，遺言於高麗王曰：女眞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遣使於女眞，自是來往不阻。

遂王欲殺阿骨打，先止之。

政和二年二月，遂王如春州，至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眞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遂王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也，端立直視，遂王諭之再三，阿骨打終不從。他日，遂王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如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遣後患。奉先曰：彼酋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豈爾小國亦何能為？遂王乃止。阿骨打之弟吳乞買粘罕胡

阿骨打不

害等當從遠主，獵能呼，唐刺虎，搏熊，遠主喜，加以官爵。阿骨打歸，疑遠主知其異志，且以遂王淫醜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附近部族。女眞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遂王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阿骨打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於遂王，言詳穩司欲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矣。

阿骨打不

骨打曰：有夷不能用，而乃以為罪乎。三年十二月，生女眞節度使烏雅束死，弟阿骨打自稱都統極烈，遠使阿息保柿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

骨打曰：有夷不能用，而乃以為罪乎。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獲擒阿疏 阿骨打 稱兵叛

四年冬十月，女眞阿骨打叛，遂取甯江州。先是，遂王好畋獵，淫醜，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生女眞，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眞賦苦之。及阿疏奔遼，烏雅束屢以為請，遂王不遣。阿疏遂以為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和繼遣蒲家奴智古乃等索阿疏，遂王終不許。智古乃歸，具言遂王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遂王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迫逐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疏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遂王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開之，謂其下曰：遂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撒斡子粘沒喝等，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朮可妻室蘭母

阿骨打 稱兵叛 獲擒阿疏 阿骨打 稱兵叛

等為將，而使婆廬火徵移懶路，延古乃兵。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裏麻城，諸部兵皆會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逐之，罪告於天地曰：世事逐國，恪修職責，定烏春窩謀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使侮是加罪人阿疏，屢請不遣，今將問逐之罪，天地其監佑之。遂命諸將傳檄而誓，至涼界，遇勃海軍耶律頤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遂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撤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谷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甯江州，填壘攻城，甯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殲之。遂統軍司以聞，遂王射鹿于鹿州，畧不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麟應援而已。十月朔，甯江州陷，遂防禦使藥大奴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遂人遂引兵還，初女眞

蕭奉先爲  
副先解罪  
請歸救濟  
軍士卒解

阿骨打用  
機和術稱  
帝國鑿金

遼主招人  
觀和阿骨  
打不聽

野里柔等  
成遼屯田  
金謀戩虎  
等敗之

凌復相金  
金圖不報  
逆守親征  
實真

金克黃龍

部民皆無備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牧射獵有警則下令徵之凡步騎之仗械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勃  
堇行兵則解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猛安謀克之名授之

十一月遼主聞齊州陷召羣臣議入行宮副部署蕭陶蘇幹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  
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用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達不野副之發  
陶蘇幹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達不野副之發

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率衆來觀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休若有  
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陵道阿骨打選壯士十  
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

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殺恐衆爲患遂  
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阿骨  
打進襲遼蕭敵里於幹降深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十一月遼

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郡叛降女真鐵驪王奚回離保未幾逃歸

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先是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

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濼蒲家奴粘罕等復以爲言至是阿骨打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解皇帝即位  
且曰遼以宵鐵爲號取其堅也宵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三

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史名文追尊祖龍福以下皆爲帝以吳乞買爲諱班勃極烈撤改斜  
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諱班謂國初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古迺  
之孫也粘罕又名沒喝亦其國語云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爲屬國阿骨打遣葉剌復書云

若歸叛人阿疏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以其餘  
民而去遼遣都統韓里架左副統蕭乙禪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蒲佛雷將騎一十萬步卒七萬戍  
遼江屯田以爲持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遠兵若雲連瀋水狀頗謂左右曰遼兵心二

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甚至銀尤可衝遂中堅陷陣力  
戰稍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潰圍出金人逐北至  
阿婁岡遼步卒盡殲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三月遼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爲書辭優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  
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六月遼復遣使如金金主置其使蕭辭刺不遣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  
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

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雷州發數月綿期必滅女真九月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  
舟以渡金主使人一導前乘赫白馬徑涉曰視吾輜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  
渡處深無涯浚於是遠克黃龍府遣蕭辭刺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疏即當班師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

竇奴等謀  
立耶律濬  
竇奴敗死

章奴與耶律濬妃弟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誘將士亡歸謀迎立清濟與宗之孫也初昭懷太子得罪  
道宗欲立濬為太子羣臣諫乃止濬主即位寵得加厚號其父和魯魯為太叔封清越王留守京東於是  
章奴遣諦里以其謀告清濟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面而語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  
令左右拘之有頃濬主使行宮小底乞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清即斬諦里等擗其首單騎詣廣平  
泣待罪濬主遷之如初章奴知濬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即其黨告太祖廟數遠  
主過惡移微州縣遂結渤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真阿靺廝斤三百騎  
一戰勝之擄其貴族二百餘人立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奴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過者所獲縛  
送遼主所腰斬於市十二月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眾以刀撻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吾契  
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所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輸為福諸軍  
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驪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  
萬至斡蘭灣金主行次交刺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  
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急擊之遂追遼主及於護步  
蒼岡金主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  
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輜畜糧兵械軍實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  
亦退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六年春正月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五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  
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蕭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眾斬之撫定其民裨將  
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臘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戊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遼  
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霽家奴張琳討之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  
以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求援於金且曰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  
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天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韓魯帥諸軍攻永昌與遼  
將張琳等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眾拒金遇於活水金帥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  
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野勒永昌以獻金主殺之  
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於金金主以韓魯為南路都統韓論知東京事六月遼以  
耶律濬為元帥

遼聖德帝

七年八月癸亥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二萬八千餘人屯  
衛州築義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為帥十二月遼耶律濬遣金威州都統韓魯古書議和韓魯古  
告於金主金主猶以歸養刺及阿疏為言清軍至築義山圍魯古及知東京事韓論等攻顯州襲破遼怨  
軍帥郭藥師遂遼與清戰清敗走韓魯古追至河里直板叛顯州於是乾懿蒙徽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於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乃遣使求封冊於遼使至遼

楊朴勸金  
主求封冊

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蕭奉先等勸遼王許之  
重和元年十二月遼大饑人相食

阿骨打不  
受遼書之別  
皇帝之別

宣和元年三月遼遣使持金剛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  
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與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  
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哀與俱如遼克質王子及上京  
與中府所屬州縣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如不可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  
金議冊禮乃使烏林荅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使其  
德之議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禮必如前書所定然後可從八月金製女真字女真  
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合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製度合本國語製女  
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合神所製爲大字云

金議和  
金主致書  
上京

二年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遼遣蕭吉烈列持冊馳如金金遣烏林荅贊謨持冊謝不  
報遼遂以金所定大聖一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  
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習兵一千鎮  
守開毋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五月金主自將攻遼上京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  
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於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五

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日及已開毋  
等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趙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檄爲蓋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三年二月遼都統耶律余覲叛金初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風幹次秦王定次許王甯晉  
王文妃蕭氏所生松有人望女真與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王政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歌  
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  
之文妃姊適耶律撻葛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入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  
覲撻葛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爲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葛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在軍中聞之大  
懼即率千餘騎叛於金遼主遣蕭選賢等將兵追之及諸間山縣選賢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  
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覲他日吾輩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即給曰追  
不及余覲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覲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後師期

十一月金侵遼中京初耶律余覲奉金金精沒喝言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  
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怒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精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滿  
家放粘沒喝駙木辭離不滿慮虞等副之耶律余覲爲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於鶻鶻余覲引妻室奄室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  
余覲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冊晉王赦慮幹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狀之可不戰而余覲

漢法  
文淵閣  
文淵閣  
文淵閣  
文淵閣

金主致書  
上京

漢主驍

先言驍

今克驍

京師

自退矣。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敷盧幹事。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

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敷盧幹曰：「敷盧幹曰：安，忍爲最爾之軀，而失臣子之

節，遂就死。遂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敷盧幹素有入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

余親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濠走雲中，遣俄國璽於桑乾河。三月，金粘沒

喝敗遼軍於北安州，拔其城，遺谷神略近地，獲遼護衛衛習泥烈，知遼主下離心，使人報斜也。遼主窮

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斡木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精沒喝出飄嶺，期會於羊城。遼主在

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直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遼主遂趨白

水澤，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斡奉先之不忠，怒曰：汝

父子悞我至此，殺爾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

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斫其長子，且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

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丙子，遼人立秦晉國王耶律濤爲帝。初，遼主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

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清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達，即與族弟處能及子禎外假怨軍，內

結都統蕭幹謀立清。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據政則可，則實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

豈可易耶？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彌、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

萬人詣瀋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清不許，將出。李璣持結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璣駭，再三辭不獲。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六

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爲德妃。妃善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

與謀者授官有差。改爲常勝軍。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遂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

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漢以北，西西南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清遣使來報，歲獻幣綉好，亦遣使奉

表於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

遂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金人攻遼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斡木等繼至。

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州，獲阿疏至。金人杖而釋之。六月，遼耶律浚癢疾，聞遼主傳敕，天德雲內朔武

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裘衣裘者，藥酒甚饒。命北南面大臣議。李處溫

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說。惟南而行營都部署耶律留旦曰：「天祐果能以諸蕃兵大舉燕燕，則是

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留亂軍心，欲殺之。留曰：彼忠

臣也，焉可殺。天祐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清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

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募勇士爲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清死。蕭幹等

乃立清妻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遂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諡清爲孝章皇帝。廟號

宣宗。襲於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朝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誥。但追復元帥。劉子處溫父

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於金，欲爲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

耶律清死

蕭后稱制

李處溫父

李處溫父

李處溫父

李處溫父

李處溫父

神雖不道  
取經主

金克漢滿

漢後回疆  
保自立為  
英國皇帝  
後為夏所  
殺  
漢法殺齊  
如

運去乞為  
弟子韓離  
不許  
漢主許李  
乾蘭勝入  
軍前特烈  
從切難不  
從與助  
里走西北

秦晉國王者皆爾父子何功之有併數前罪惡數十虛溫無以對乃賜死爾其子禎而磔之籍其家得

錢七萬緡金王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金將韓魯嬰至敗之

於宣水道至野谷泐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於石鞬驛延禧敗走時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於訛沙烈金斜也使韓離不言於金主曰今雲中漸定諸路遼兵尙數

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漁澤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

韓離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及遼主於石鞬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一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

奴與諸將議耶律余禿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韓離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久而遁則

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列諭軍中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遂謂韓離不兵

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早觀賊余禿指遼主摩蓋以示諸將韓離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

即遁去遼兵遂潰韓離不等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追之韓離不追至烏里質羅遼主棄輜重而遁

蕭特烈被執十二月金克遼燕京時金主分三道進兵攻燕遼意后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

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戊戌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統軍都

監高六等送款於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朮可妻室陳於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

政虞仲文康公福繩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董耀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

弓等無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悉為金有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七

五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離保即箭箭山自立為英國皇帝改元天復以奚渡渤海三樞密院

改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二月遼主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

之迫降為庶人而赦其黨蕭幹奔奚夏四月金以韓魯為都統韓離不副之使韓魯主於陰山至居

庸獲耶律大石韓魯使韓離不銀朮可妻室等以兵三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城遇泥濘不能進韓離不

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韓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甯及諸妃女併

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孛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

得免韓魯兵至瑯里門為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問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於白水梁

韓離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獲牧

馬萬四千四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免紐金印偽請降於金而西走雲內韓離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

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韓離不許五月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

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於金蕭軍北人情憤懼不知所為得特列陰謂耶律元直曰

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

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歷以特別為樞密使特母哥副之奚回離保為其下所殺金遣使如夏時韓離

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遣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八月金主阿骨打去燕

有疾命粘罕為都統蒲家奴韓魯副之呼裏雲中以備邊而還至部塔塔剌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

阿骨打  
與乞買即

金  
蕭太后  
耶律大石  
自金來歸

骨打弟諸班勃極烈克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諸阿骨打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斜也爲諸班勃極烈斡木爲國勳勃極烈朝政幹才阿骨打庶長子也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朮烈爲帝朮烈與宗孫也十一月遼朮烈及蕭特烈爲亂兵所殺

六年春正月夏遣把里公亮請以事遼之禮榭蓋于金且受地相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刺部吐祿漢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秋七月遼主延禧復渡河居於突呂不部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遂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這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卽立子濟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之會於他人耶遂主無以答賜酒食而散之金鑾遂主憾遂主北走有謨葛失者迎遂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遂主遂得至烏敵刺部遂主得耶律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倘使舉國皆爲金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嘗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遂主不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謀奔夏會克項小解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走出乘從者馬得脫途大絕糧從者至嚙水雪以濟飢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頭跪而大慟潛宿其家遂趨克項以小解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甚室等所獲以歸八月廢延禧爲海濱王遼遂亡遼耶律大石稱帝於起兒漫先是大石以諫遂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乙靜自立爲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八

耶律大石  
稱帝于起  
兒漫自號  
西遼

鄰七州十八部諫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遣書假道於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卽迎至願質子孫爲附庸遂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朮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爲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率臣共冊立大石爲帝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是爲西遼

張溥曰完顏阿骨打于宋政和四年叛遼宣和五年卽克遼五京主延禧出走說者曰遂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塞外席捲河朔其地東至于海西至京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船員萬里歷梁唐晉漢周宋六代世爲勁敵阻木不姑大國十數西夏克項吐渾回鶻等強國百數咸奉臣制女眞卽風俗習勁善耕善戰舉事不十年遂成大業阿保機以來二百餘年之版宇倏焉委土何興之暴也遂自太祖迄于天祚國凡九主其中在位久享令名者惟聖宗隆緒繼以興宗崇宗道宗興之暴也遂自太祖迄于天祚國凡九主其中在位久享令名者惟聖宗隆緒繼以興宗崇宗道宗洪基政令日替諸部反側延禧荒暴末運增惡亡形著矣蕭文妃諷諫而賜之死官王敖盧幹有人望而遣人總之蕭奉先用事而內外解體耶律余覲叛而大臣效尤至今讀勿嗟塞上與丞相來朝二歌未有不嘆遂數之盡者也女眞烏古迺節度治兵幼里鉢建官統部盈哥討殺海里累世強戰心漸輕遼阿骨打性尤跋扈天祚欲行誅戮奉先止之後卽借憂阿疏舉兵先發他鷹統感欲使復馴不可得也混同江之戰蕭嗣先敗統奉先復爲掩擊曲行肆殺士心益懈遂至黃龍失守親征畏

師夾山。一遁悔恨何及。石勒奴事元海而擒。殺劉曜。姚萇臣於苻堅。而親纒其戶。二虜兇殘。主皆英武。一朝犯順。禍竟滔天。天祚無能。既不敢望。苻劉而定。顏兄弟強。盛左勒右。掩彼爲風。雨此爲朽。枯知莫敵也。北遂耶律清者。興宗第四孫。雅好文學。燕京無主。張琳等以權立之。亡何病死。耶律大石以太祖八代孫。緣國破敗。建號萬里之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雖名西遼。遠已亡矣。二人  
才非定難。志鮮勤王。見利則趨。遇險則止。休之拒宋。肅管存粟。既絕而糧。不亦難乎。



河越長縣  
他金

金人來議  
攻邊及廢  
幣

居居中趙  
勝力陳北  
伐不可王  
帥皆用  
兵費甚速

之所以日夜寢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社稷邊陲，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予補承務郎，後竟為奸謀所奪。

二年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且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八月金人來議

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木漠地，欲來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滿來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軍董偁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曰：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凶

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勸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四年三月金人來約，夾攻遼，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堅，極言

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書，貫不悅，鄧居申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

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申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

王黼獨言曰：中國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一

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遣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清自立，乃命貫勸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蔡攸劄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

取之，因復舊疆土，上也，耶律清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言：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弱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財用有餘，若

沿邊諸郡，芻蕘虛糜，廩食不繼，則置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指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利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

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在外，在內為主，而當逸，在外為客，而當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

大王，耶律清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收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清者，激勵眾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

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道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婪，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向慕本朝，一切恭順，今含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為我，藩籬

而遠，踰海外，引禍，捍之女真，以為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於，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視中國與契丹擊兵不止，靡戰不勝，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下莊兩關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策之

案段異真  
勅兵臨討  
賊乙二類

種神道謀  
實用兵不  
難

帝聞兵敗  
謂班師

國兵負  
仗拾兵

護郭藥師  
聞蕭后舉  
政以深疑  
案降

賈道劉延  
慶郭藥師  
攻樞密  
駱所取

衆繫。契丹君臣。旌擗。洩。貪。心。不。止。越。邊。圍。塞。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入。安。間。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怯。勇。怯。勇。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甯。息。之。期。也。嘗。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資。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隣。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為。確。鑿。皇。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邦。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讜。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觀。昇。平。天。下。幸。甚。書。下。三。省。翻。讀。之。大。怒。拊。據。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 五月乙亥以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

勅兵。攸。童。賤。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陸。離。值。一。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庚。辰。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說。計。降。黃。榜。及。旗。連。引。民。伐。罪。之。意。且。云。君。有。憂。傑。能。以。燕。京。之。而。分。其。室。焉。無。乃。可。乎。 賈。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遂。人。謀。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於。蘭。溝。旬。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大。梃。自。防。願。以。不。大。敗。丁。亥。辛。與。宗。亦。敗。於。范。村。 六月己丑神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塞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其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語。惟大國圖之。賈不能對。利。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三

師道復請許之。利賈不合。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秋七月王黼聞耶律道死復命童貫督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九月戊午除胡故耶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詔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怒之。故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 己未金人問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為遼常勝軍帥。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降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擇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改燕京為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 癸巳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都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奔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塞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慮。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于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淪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乘馬過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擴慶糧將王淵得漢軍二入。敵

王顯欲併  
得平燕營  
三州金主  
不肯復租  
丁紀往求  
之

王顯使趙  
正嗣如金  
許以銀租  
充燕糶租  
稅

以王安中  
郭藥師知  
燕山府

安金呂勳  
金主勿租

其日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慮舉火為期藏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踐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諷之藥師還獨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漢三州非營路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權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三州庚寅加郭藥師武泰鎮度使辛卯金克遼燕京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遣童王環如金以求如約來攻金主分二道進兵遂克燕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致送俘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初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遼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程沒嘔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蚤見與請速退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端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趙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嚴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間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益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三月己未遣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薊驛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金司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遠主謀復故地乃悉斷慮溝北橋堞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離州以金書遞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己力下燕所以拘執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使難終信義仍速道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離州再往使許還入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鹽鐵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

金使張瑄  
及燕京六  
州來歸

王師以收  
復燕塞進  
官即居中  
自隕無功  
不拜

王師以收  
復燕塞進  
官即居中  
自隕無功  
不拜

平州來歸

王師梁師  
成敗詳前  
代頁

主大喜遂使銀尤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說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比至汴京吏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諷等逃出南胡須先遣方可以交燕地良嗣諭官撫可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癸巳金人使楊瑛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絳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董置察收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乙巳董置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五月庚申以王勳為太傅鄭居中為太保癸亥進封董置為徐豫國公察收為少師時王勳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塞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勳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六月丙戌遂張珪以平州來歸初遂王之走西山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珪撫安亂者州民推珪領州事耶律浩死珪知遂必亡乃鑄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珪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珪情狀於康公弼公弼曰珪狂妄寡謀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遂加珪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珪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珪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於粘沒喝曰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彼無尾慮也乃昇平州為南京加珪試中書平章事判留等事至是金顯遂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珪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墮巨匱握強兵盡忠於逸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珪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蕭領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眾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珪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珪乃遣張誨率五百餘騎傳留守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殺之珪仍稱保大三年嘗天祚像朝夕講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喜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靈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珪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無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第令經撫之而度促珪內附珪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勳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體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珪聞之自謂得計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穎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勳梁師成其薦穎代貫交雲中之地積至太原招朔慶蔚諸州降人為朔軍八月遂蕭幹引兵破景州遂攻燕郭業師與戰破之幹走死初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吳王府自立為帝國號大奚時笑人饒幹出虜龍城攻破景州又

聖朝發殺

薛離不敗

金人來索  
詔帝令函  
首以昇之

契丹州  
宋歸

金人索還  
覆轅不與

郭舉免夫

得惟後以  
貫代

貫貫封爵  
重

敗常勝軍於石門鋪，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冬十月，詔建平州爲太甯軍，以張珪爲節度使，時金人聞珪叛，遣閻母率三千騎攻珪，珪率兵拒之於營州，閻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珪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珪節度使，賞銀絹數萬。十一月，金鞏離不攻平州，圍之，金人以閻母無功而還，乃復使鞏離不督閻母攻平州，會張珪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遣迎，鞏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珪戰於城東，珪敗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詔殺張珪，首以昇，時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珪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珪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繕殺之，函其首，併珪三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珪，卽與珪，若求藥師，亦將與藥師，平安中懼，因力求罷，詔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解體，而金卒用此爲兵端云。金人來歸武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於金，金主吳乞買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自無置通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已如是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甯，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朝一州來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六年三月，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不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此大怒。六月，金人克平州，執張敦固殺之，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都兩河之民，困於調度，令京西淮南兩浙江兩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奏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索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還夏，止以武朝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師不即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珪，不給糧，遂攻應蔚，遂守臣，朝廷罪積，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緡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帝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種，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然延禧以中國不足恃，卒不至，是月以復燕雲赦天下。

七年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帝援祖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昨士錫以王爵，封貫爲王。

張漕曰，圖燕之議，國人皆曰不可，獨童貫王補納馬植邪說，銳意用兵，竭天下之財，僅獲七空城，禍豈不解，幾亡宋室，其失策無論，或有疑者，山前後十七州，久淪左社，藥祖太厲，屢爭不得，契丹數遣幅員可還，唾手而讓之，金人小弗忍也，然金兵滿萬，勢可亡遼，卽微末助天祚，忽焉遂窮，良嗣宋其怒也，設海道無通國使不出，或受其來，或乘其敝，宋不惟無進金之患，兼有收遼之實，惜乎天子以

時人謀反。左令猶痛之。郭藥師憤藩后不綱。以涿易來降。張珪傷燕民流離。據平州而歸我。時宋兵威頗挫。弱不振。二將負弩掃境。隨班朝列者。畏金人爲鷓鴣耳。若政和以來。謀國諸臣。蚤見及此。遼主告哀。撫而存之。使爲藩屏。齊桓公之所以全邢衛也。抑金遼方爭坐觀成敗。縱得燕京。委而去之。必爲我有。唐太宗之所以制突厥也。長守二策。聘弓鐵矢。無出境外。燕雲可復。奈何徽宗不悟哉。女真最微。大宋之名。彼所震也。宋不與通。但乘遼後金。卽有遼於遼。未敢遂無宋也。馬植獻議。無端遣使。名爲通金。實有求焉。金先易之矣。童貫出師。敗北負約。張珪歸順。遁逃召兵。金先輕宋而後攻。實宋其責。宋者一曰割地。二曰加幣。三曰納叛。使不相通。三責。曷至燕木可圖。而圖者非人。始欲望福。終乃要禍。賊臣開疆。天必不佑。王安石尙無功。况黼貫哉。

方臘之亂 宋江附

徽宗宣和二年冬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壩村託左道以惑眾初唐水徽中睦州女子陳石眞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借以自信縣境梓桐潭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棺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誣取之臘怒而未敢發時朱勗方石綱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資乏遊手之徒以誣勗為名遂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節為別自紅而上凡六等無弓矢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屠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兵數萬兩浙都監蔡攸顏坦擊之皆敗死於息坑十二月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北掠桐廬富陽臨縣進逼杭州郡守趨

方臘作亂以誣朱勗為名蔡攸顏坦擊之皆敗死

帝從陸瑄

雲乘城走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鬮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蓋蠶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遵上言臘眾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豐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譚稹為兩浙置制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年春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二月方臘陷處州又遣其將方七佛引眾六萬寇婺州統軍王子武禦之會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童貫譚稹而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展擊破方臘臘焚官舍府庫民居皆遁還清溪射源河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漢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貫等合兵擊闕於甯源河臘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深據岩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間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渡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河口掠為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其眾遂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五月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過庭以寇寇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首又言朱勗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幸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慙之故貶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陳過庭請罰蔡京王黼朱勗遂被貶方肥伏誅童貫封公

宋江以三十六人橫

行快賊稱教之匪徒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朝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定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聞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輿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賊先匿壯士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

之皆無聞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張溥曰徽宗自崇甯改元迄於宣和荒淫怠政幾二十年方臘始因民弗忍造亂東南雖衛祖妖嫗左道易亡河谷幽深地非四戰然禍怨蘊崇爲日久矣起事未幾殘破六州殪戶流血殆二百萬乘太平燕雀之秋嘯綠林銅馬之惡驟發勢重豈小亂哉帝耽逸樂上下酣歌忽聞睦州之變憂懼釋帥授兵董貫賴王淵韓世忠諸將窮蹙蕩穴賊卽掃除貫竟僞爲功首加爵太師封公楚國獻俘之日舉朝相賀不知內侍弄兵四海塗炭自此日甚也帝初理萬幾尙思法祖自童貫引用蔡京進譚豈豫之說而國用不恤開鄴廓之役而黷武無厭花石應奉騷擾江南朱勗幸好海內切齒黷初作亂王黼畏禍匿不上聞陳遘馳奏天子動色罷北伐之議捐御前之帑紅巾六等慮不卽滅而一舉蕩平帝心益侈漢武楊廣惟我爲之子是固遠師與宋亂遂醜青溪速敗君子甯敢爲國慶乎唐玄宗時安南國叛遣楊思勗討平之綱目致譏不與寺人之與兵也宋清化中王繼恩破李順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此執政之漸也命與他官國史頌之神宗命李憲討鬼羈彭汝礪等極言不可李舜舉以四郊多壘責卿大夫王珪魏不能吞掃除之流不堪將帥之任蓋國制也童貫少出閭門巧媚善伺猥以魁幹疏財久司軍旅尙睦州之偶捷啓燕山之顛覆後卽詔數十罪斬首南雄亦易救萬一哉。

